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姜尚伐商 第六十九回 土行孫盜騎陷身

余化次日又來周營搦戰。探馬報入中軍。子牙問：「誰人出馬？」有雷震子應曰：「願往。」提棍出營，見余化黃面赤髯，甚是兇惡，問曰：「來者可是余化？」余化大罵：「反國逆賊！你不認得我麼！」雷震子大怒，把二翅飛騰於空中，將黃金棍劈頭打來。余化手中戟赴面交還。一個在空中用刀，一個在獸上施威。雷震子金棍刷來，如泰山一般。余化望上招架費力，略戰數合，忙舉起化血刀來，把雷震子風雷翅傷了一刀。

幸而原是兩枚仙杏化成風雷二翅，今中此刀，尚不致傷命，跌在塵埃，敗進行營，來見子牙。子牙又見傷了雷震子，心中甚是不樂。

次日，有報馬報入中軍：「有余化搦戰。」

子牙曰：「連傷二人，若痴呆一般，又不做聲，只是寒顫，且懸免戰牌出去。」

軍政官將「免戰牌」挂起。余化見周營挂「免戰牌」，掌鼓回營。

次日，有督糧官楊戩至轅門，見挂「免戰」二字，楊戩曰：「從三月十五日拜將之後，將近十月，如今還在這裏，尚不曾取成湯寸土，卻挂免戰牌？」楊戩上帳，參謁畢，稟曰：「弟子催糧，應付軍需，不曾違限，請令定奪。」

子牙曰：「兵糧足矣；其如戰不足何！」

楊戩曰：「師叔且將免戰牌收了，弟子明日出兵，看其端的，自有處治。」

子牙在中軍與眾人正議此事，左右報：「有一道童求見。」子牙曰：「請來。」少時，至帳前，那童子倒身下拜曰：「弟子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門下。師兄哪吒有厄，命弟子背上山去調理。」

子牙即將哪吒交與金霞童子，背往乾元山去了。

楊戩見雷震子不做聲，只是顫。看刀刃中血水如墨。楊戩觀看良久：「此乃是毒物所傷。」楊戩啟子牙：「去了免戰牌。」

子牙傳令：「去了免戰牌。」

次日，汜水關哨馬報入關中：「周營已去免戰牌。」

余化聽得，隨上了金睛獸出關，來至營前搦戰。哨馬報入中軍：「關內有將討戰。」

余化至營搦戰，楊戩稟過子牙，忙提三尖刀出營。見余化光景，是左道邪說之人，楊戩大叫曰：「來者莫非余化麼？」

余化曰：「然也。爾通名來。」

楊戩曰：「吾乃姜元帥師姪楊戩是也。」縱馬搖三尖刀飛來直取，余化手中戟赴面交還。兩馬相交，一場大戰。未及二十餘合，余化祭起化血神刀，如閃電飛來。

楊戩運動八九元功，將元神遁出，以左肩迎來，傷了一刀，也大叫一聲，敗回行營，看是甚麼毒物，來見子牙。

子牙問曰：「你會余化如何？」

楊戩曰：「弟子見他神刀利害，仗吾師道術，將元神遁出，以左臂迎他一刀，畢竟看不出他的果是何毒物。弟子且往玉泉山金霞洞去一遭。」子牙許之。

楊戩借土遁往玉泉山來，到了金霞洞，進洞見師父，拜罷，玉鼎真人問曰：「楊戩，你此來有甚麼？」

楊戩對曰：「弟子同師叔進兵汜水關，與守關將余化對敵。彼有一刀，不知何毒，起先雷震子被他傷了一刀，只是寒顫，不能做聲；弟子也被他傷了一刀，幸賴師父玄功，不曾重傷，然不知果是何毒物。」

玉鼎真人忙令楊戩將刀痕來看，真人見此刀刃，便曰：「此乃是化血刀所傷。但此刀傷了，見血即死。幸雷震子傷的兩枚仙杏，你又有玄功，故爾如此；不然，皆不可活。」

楊戩聽得，不覺大驚，忙問曰：「似此將何術解救？」

真人曰：「此毒連我也不能解。此刀乃是蓬萊島一氣仙余元之物。當其修煉時，此刀在爐中，有三粒神丹同煉的。要解此毒，非此丹藥，不能得濟。」真人沉思良久，乃曰：「你可化身余化前往，以取丹藥。」

楊戩大喜，領了師父之言，離了玉泉山往蓬萊島而來。好個海島，異景奇花，觀之不盡。海水平波，山崖錦砌，正所謂蓬萊景致與天闕無差。

楊戩來至蓬萊山，看罷蓬萊景致，仗八九元功，將身變成七首將軍余化，逕進蓬萊島來。見了一氣仙余元，倒身下拜。

余元見余化到此，乃問曰：「你來做甚麼？」

余化曰：「弟子奉師父之命，去汜水關協同韓總兵把守關隘，不意姜尚兵來，弟子見頭一陣，刀傷了哪吒，第二陣傷了雷震子，第三陣恰來了姜子牙師姪楊戩，弟子用刀去傷他，被他一指，反把刀指回來，將弟子傷了肩臂，望老師慈悲救援。」

一氣仙余元曰：「有這等事？他有何能，取指回我的寶刀？但當時煉此寶，在爐中分龍虎，定陰陽，同煉了三粒丹藥，我如今將此丹留在此間也無用，你不若將此丹藥取了去，以備不虞。」

余元隨將丹遞與余化。余化叩頭：「謝老師天恩。」忙出洞來，回周營。

楊戩得了丹藥，逕回周營。一氣仙余元，把藥一時俱與了余化，靜坐思忖：「楊戩有多大本領，能指回我的化血刀？若余化被刀傷了，他如何還到得這裏？其中定有緣故。」余元掐指一算，大叫曰：「好楊戩匹夫！敢以變化玄功盜吾丹藥，欺吾太甚！」

余元大怒，上了金眼駝，來趕楊戩。

楊戩正往前行，只聽得後面有風聲趕至，楊戩已知余元來趕，忙把丹藥放在囊中，暗祭哮天犬存在空中。余元只顧趕楊戩，不知暗算難防，余元被哮天犬夾頸子一口。

余元不曾提防暗算，被犬一口，把大紅白鶴衣扯了半邊。余元又吃了大虧，不能前進：「吾且回去，再整頓前來，以復此仇。」

子牙正在營中納悶，楊戩至帳前，見子牙，備言前事：「盜丹而回。」子牙大喜，忙取丹藥救雷震子；又遣木吒往乾元山，送此藥與哪吒調理。

次日，楊戩往關下搦戰。探事官報入帥府：「周營中有將討戰。」韓榮忙令余化出戰。

余化上了金睛獸，提戟出關。

楊戩大呼曰：「余化，前日你用化血刀傷我，幸吾煉有丹藥，若無丹藥，幾中汝之奸計也。」

余化暗思：「此丹乃一爐所出，焉能周營中也有此丹？若此處有這丹，此刀無用。」催開金睛獸，大戰楊戩。二馬相交，刀戟併舉。二將酣戰三十餘合。

正殺之間，雷震子得了此丹，即時全好了，心中大怒，竟飛出周營，大喝曰：「好余化！將惡刀傷吾。若非丹藥，幾至不保。不要走，吃我一棍，以泄此恨！」拎提起黃金棍，劈頭刷來。余化將手中戟架棍。楊戩三尖刀來得又勇，余化被雷震子一棍打來，將身一閃，那棍正中金睛獸，把余化掀翻下地，被楊戩復一刀，結果了性命。

韓榮聞余化陣亡，大驚：「此事怎好！前日遣官往朝歌去，命又不下；今無人協同守此關隘，如何是好！」

正議間，余元乘了金睛五雲駝，至關內下騎，至帥府前，令門官通報。

眾軍官見余元好兇惡，忙報韓榮。韓榮傳令：「請來。」道人進帥府，韓榮迎接余元。只見他生得面如藍靛，赤髮獠牙，身高一丈七八，凜凜威風，二目兇光冒出。

韓榮降階而迎，口稱：「老師。請上銀安殿。」韓榮下拜，問曰：「老師是那座名山？何處洞府？」

一氣仙余元曰：「楊戩欺吾太甚，盜丹殺我弟子余化。貧道是蓬萊島一氣仙余元是也；今特下山，以報此仇。」

次日，余元上了五雲駝，出關至周營，坐名要子牙答話。報馬報入中軍：「汜水關有一道人請元帥答話。」子牙傳令：「擺隊伍出營。」左右分五岳門人，一騎當先。

子牙至軍前問曰：「道者請了。」

余元道：「姜子牙，你叫出楊戩來見我。」

子牙曰：「楊戩催糧去了，不在行營。」

余元大怒曰：「殺了你，也足絕禍根！」催開五雲駝，仗寶劍直取子牙。子牙手中劍赴面交還。左有李靖，右有韋護，各舉兵器，前來助戰。

余元坐在五雲駝上，把一尺三寸金光鏢祭在空中，來打子牙。

子牙忙展杏黃旗，現出有千朵金蓮，擁護其身。余元忙收了金光鏢，復祭起來打李靖。不防子牙祭起打神鞭來，一鞭正中余元後背，只打的三昧真火噴出丈餘遠近。李靖又把余元腿上一鎗。余元著傷，把五雲駝頂上一拍，只見那金眼駝四足起金光而去。

子牙見余元著傷而走，收兵回營。

土行孫催糧來至，見子牙會兵，他暗暗的瞧見余元的五雲駝四足起金光而去，土行孫大喜：「我若得此戰騎，催糧真是便益。」

當時子牙回營陞帳，土行孫至帳前，交納糧數，不誤限期。子牙曰：「催糧有功，暫且下帳少憩。」

土行孫下帳，來見鄧嬋玉，夫妻共語。土行孫對鄧嬋玉曰：「我方纔見余元坐騎，四足旋起金光，如雲霓縹緲而去，妙甚，妙甚！我今夜走去，盜了他的來，騎著催糧，有何不可？」

鄧嬋玉曰：「雖然如此；你若要去，須稟知元帥，方可行事，不得造次。」

土行孫曰：「與他說沒用，總是走去便來，何必又多一番唇舌？」當時夫婦計較停當。

將至二更，土行孫把身子一扭，逕進汜水關，來到帥府裏。土行孫見余元默運元神，土行孫在地下，往上看他，道人目似垂廉，不敢上去，只得等候。

余元默運元神，忽然心血潮來，余元暗暗掐指一算，已知土行孫來盜他的坐騎。余元把陽神出竅，少刻，鼻息之聲如雷。

土行孫在地下聽見鼻息之聲，大喜曰：「今夜定然成功。」將身子鑽了上來，拖著鐵棍，又見廊下拴著五雲駝。

土行孫解了韁繩，牽到丹墀下，埃著馬臺扒上去，試驗試驗，然後又扒下來。將這寶鐵棍執在手裏，來打余元，照余元耳門上一下，只打得七竅中三昧火冒出來，只是不動；復打一棍，打得余元只不作聲。

土行孫曰：「這潑道，真是頑皮！吾且回去，明日再做道理。」土行孫上了五雲駝，把他頂上拍了一下，那獸四足就起金雲，飛在空中。土行孫心下十分歡喜。

土行孫騎著五雲駝，只在關裏串，不得出關去。土行孫曰：「寶貝，你還出關去！」話猶未了，那五雲駝便落將下地來。

土行孫方欲下駝，早被余元一把抓住頭髮，拎著他，不令他挨地，大叫曰：「拿住偷駝的賊子！」驚動一府大小將官，掌起火把燈籠。

韓榮陞了寶殿，只見余元高高的把土行孫拎著。韓榮燈光下見一矮子：「老師拎著他做甚麼？放下他來罷了。」

余元曰：「你不知他會地行之術，但沿了地，他就去了。」

韓榮曰：「將他如何處治？」

余元曰：「你把俺蒲團下一個袋兒取來，裝著這業障，用火燒死他，方絕禍患。」

韓榮取了袋兒裝起來。

余元叫：「搬柴來。」少時間，架起柴來，把如意乾坤袋燒著。

土行孫在火裏大叫曰：「燒死我也！」

懼留孫正坐蒲團默養元神，見白鶴童子來至曰：「奉師尊玉旨，命師兄去救土行孫。」懼留孫聞命，借著縱地金光法來至汜水關裏。

余元正燒乾坤袋，懼留孫使一陣旋窩風，往下一坐，伸下手來，連如意乾坤袋提將去了。

余元看見一陣風來，又見火勢有景，余元掐指一算：「好懼留孫！你救你的門人，把我如意乾坤袋也拿了去！我明日自有處治。」

懼留孫將土行孫救出火焰之中，土行孫在內自覺得不熱，不知何故。

懼留孫來至周營，那夜是南宮适巡外營。時至三更盡，南宮适問曰：「是甚麼人？」

懼留孫曰：「是我。快通報子牙，我來也。」

子牙忙出迎接，見懼留孫拎著一個袋子，至軍前打稽首坐下。子牙曰：「道兄夤夜至此，有何見諭？」

懼留孫曰：「土行孫有火難，特來救之。」

子牙大驚：「土行孫昨日催糧方回，其災如何得至？」

懼留孫把如意袋兒打開，放出土行孫來，問其詳細。土行孫把盜五雲駝的事說了一遍。

子牙大怒曰：「你要做此事，也該報我知道，如何背違主帥，暗行辱國之事？今若不正軍法，諸將效尤，將來營規必亂。傳刀斧手，將土行孫斬首號令！」

懼留孫曰：「土行孫不遵軍令，暗行進關，有辱國體，理宜斬首；只是用人之際，暫且待罪立功。」

子牙曰：「若不是道兄求免，定當斬首。」令左右：「且與我放了。」

土行孫謝了師父，又謝過子牙。一夜周營中未曾安靜。

次日，只見一氣仙余元，出關來至周營，坐名只要懼留孫。

懼留孫曰：「他來只為如意乾坤袋。我不去會他。你只須如此，自可擒此潑道也。」懼留孫與子牙計較停當。

子牙點砲出營。余元一見子牙，大呼曰：「只叫懼留孫來會我！」

子牙曰：「道友，你要燒死土行孫，豈知有他師父來救他，好不知天命！」

余元大怒曰：「巧言匹夫尚敢為他支吾！」催開五雲駝，使寶劍來取。子牙坐下四不相，手中劍赴面相迎。

子牙大戰余元，未及十數合，懼留孫祭網仙繩在空中，命黃巾力士半空將余元拿去，止有五雲駝跳進入關中。子牙與懼留孫將余元拿至中軍。

余元曰：「姜尚，你雖然擒我，看你將何法治我！」

子牙令李靖：「斬訖報來！」李靖領令，推出轅門，將寶劍斬之，一聲響，把寶劍砍缺有二指。李靖回報子牙，備言殺不得之事，說了一遍。

子牙親自至轅門，命韋護祭起降魔杵打，只打得騰騰煙出，烈烈火飛。

子牙與懼留孫共議：「如今放不得余元，且將他囚於後營，等取了關，再做區處。」

懼留孫曰：「子牙，你可命匠人造一鐵櫃，將余元沉於北海，以除後患。」

子牙命鐵匠急造，鐵櫃造成，將余元放在櫃內。懼留孫命黃巾力士抬定了，往北海中一丟，沉於海底。黃巾力士回復懼留孫法旨。

余元入於北海之中，鐵櫃亦是五金之物，況又丟在水中，此乃金水相生，反助了他一臂之力。余元借水遁走了，逕往碧遊宮紫芝崖下來。

余元被網仙繩捆住，不得見截教門人傳與掌教師尊。

忽聽得一個道童，唱道情而來，詞曰：「水遙山遙，隔斷紅塵道。粗袍敞袍，袖裏乾坤倒。日月肩挑，乾坤懷抱。常自把煙霞嘯傲，天地逍遙。龍降虎伏道自高，紫霧護新巢，白雲做故交。長生不老，只在壺中一覺。」

余元大呼曰：「那一位師兄，來救我之殘喘！」

水火童兒見紫芝崖下一道者，青面紅髮，巨口獠牙，網在那裏，童兒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，今受此厄？」

余元曰：「我乃是金靈聖母門下，蓬萊島一氣仙余元是也；今被姜子牙，將我沉於北海，幸天不絕我，得借水遁，方能到得此間。望師兄與我通報一聲。」

水火童兒逕來見金靈聖母備言余元一事。

金靈聖母聞言大怒，急至崖前。不見還可，越見越怒。金靈聖母逕進宮內，見通天教主行體畢，言曰：「弟子一事啟老師：人言崑崙門下欺滅吾教，俱是耳聽；今將一氣仙余元，他得何罪，竟用鐵櫃沉於北海；幸不絕生，借水遁逃至於紫芝崖。望老師大發慈悲，救弟子等體面。」

通天教主曰：「如今在那裏？」

金靈聖母曰：「在紫芝崖。」

通天教主分付：「抬將來。」少時，將余元抬至宮前。

碧遊宮多少截教門人，看見余元，無不動氣。

只見金鐘聲響，玉磬齊鳴，掌教師尊來至，到了宮前，一見諸大弟子，齊言：「闡教門人欺吾教太甚！」

教主看見余元，這等光景，教主也覺得難堪，先將一道符印對余元身上，教主用手一彈，只見網仙繩吊下來。隨命余元：「跟吾進宮。」

教主取一物與余元，曰：「你去把懼留孫拿來見我，不許傷他。」

余元得了此寶，離了碧遊宮，借土遁而來。有報事馬報入關中：「有余道長到了。」

韓榮降階迎接到殿。欠身言曰：「聞老師失利，被姜尚所擒，使末將身心不安。今得睹天顏，韓榮不勝幸甚！」

余元曰：「姜尚用鐵櫃把我沉於北海，幸吾借小術到吾師尊那所在，借得一件東西，可以成功。可將吾五雲駝收拾，打點出關，以報此恨。」

余元隨上騎，至周營轅門，坐名只要懼留孫。

報馬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余元搦戰，只要懼留孫。」幸而懼留孫不曾回山。

子牙大驚，忙請懼留孫商議。懼留孫曰：「余元沉海，畢竟借水遁潛逃至碧遊宮，想通天教主必定借有奇寶，方敢下山。子牙，你還與他答話，待吾再擒他進來，且救一時燃眉之急。若是他先祭其寶，則吾不能支耳。」

子牙曰：「道兄言之有理。」子牙傳令：「點砲。」帥旗展動，子牙至軍前。

余元大呼曰：「姜子牙，我與你今日定見雌雄！」催開五雲駝，惡狠狠飛來直取。姜子牙手中劍赴面交還。

只一合，懼留孫祭起網仙繩，命黃巾力士：「將余元拿下！」只聽得一聲響，余元不提防暗中下手，又被平空拿去了。

子牙見拿了余元，其心方安。進營，將余元放在帳前。子牙與懼留孫共議：「若殺余元，不過五行之術，想他俱是會中人，如何殺得他？倘若再走了，如之奈何！」

忽然報：「陸壓道人來至。」子牙同懼留孫出營相接。至中軍，余元一見陸壓，只說得仙魂縹緲，面似淡金，余元悔之不及。

余元曰：「陸道兄，你既來，還求你慈悲我。可憐我千年道行，苦盡功夫。從今知過必改，再不敢干犯西兵。」

陸壓曰：「你逆天行事，天理難容；況你是封神榜上之人，我不過代天行罰。」

陸壓曰：「取香案。」陸壓焚香爐中，望崑崙山下拜，花籃中取出一個葫蘆，放在案上，揭開葫蘆蓋；裏邊一道白光如線，起在空中，現出七寸五分橫在白光頂上，有眼有翅。

陸壓口裏道：「寶貝請轉身！」那東西在白光之上連轉三匹轉，可憐余元斗大一顆首級落將下來。陸壓用飛刀斬了余元，他一靈已進封神臺去了。

子牙欲要號令，陸壓曰：「不可。余元原有仙體，若是暴露，則非體矣。用土掩埋。」陸壓與懼留孫辭別歸山。

韓榮打聽余元已死，在銀安殿與眾將共議曰：「如今余道長已亡，再無可敵周將者。況兵臨城下，左右關隘俱失與周家；子牙麾下俱是道德術能之士，終不得取勝。欲要歸降，不忍負成湯之爵位；如不歸降，料此關難守，終被周人所擄。為今之計，奈何，奈何！」

旁有偏將徐忠曰：「主將既不忍有負成湯，決無獻關之理。吾等不如將印綬掛在殿庭，文冊留與府庫，望朝歌拜謝皇恩，棄官而去，不失盡人臣之道。」

韓榮聽說，俱從其言，隨傳令眾軍士：「將府內資重之物，打點上車。」欲隱跡山林，埋名丘壑。

韓榮又命家將搬運金珠寶玩，扛抬細軟衣帛。紛紜喧嘩，忽然驚動韓榮二子，只見家將扛抬箱籠，問其緣故，家將把棄關的了一遍。

二人聽罷：「你們且住了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二人齊來見父親韓榮曰：「父親何故欲搬運家私？棄此關隘，意欲何為？」